



瘧疾門
欬嗽門

痢疾門

痰飲門

醫門法律

醫門法律卷之五

西昌喻

昌嘉言父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瘡證門

論一首

法九條

律三條

瘡證論

喻昌曰瘡之一病無如內經論之最詳最徹隨其病之所形按法刺之莫不應手而愈蓋九鍼之用通於神明不可有微芒之差或故內經論瘡不得不詳也後世惡於鍼石不可與言至巧乃以藥劑攻邪存正調營衛之偏和陰陽之逆於是種種聖法不適於用

矣。如張子和見羸人病瘧二年不敢輒投寒涼。取刺瘧論詳之。刺其十指出血立愈。此正內經所謂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未始也。堅束其處。決去其血。則邪往而不得并。故立愈也。以子和之久。諳鍼法。且檢鍼經。致其詳慎。鍼其可以瀆用哉。舍鍼而求內經用藥之捷法。茫然無可下手矣。予之所以心折仲景。稱爲百世之師者。每遇一證。必出一法。以緯內經之不逮。一言當千百言。而居其要也。夫人四體安然。外邪得以入。而瘧之每伏藏於半表半裏。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半表半裏者。少陽也。

所以寒熱往來亦少陽所主。謂少陽而兼他經之證。則有之。謂他經而全不涉少陽。則不成其爲瘧矣。所以仲景曰瘧脉多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只此七言而少陽一經汗吐下和溫之法具備。其他瘧瘧溫瘧牡瘧瘧毋四證要不外少陽求治耳。出傷寒論之緒餘以補內經下手之法。非聖人而能之乎。謹將金匱奧義一一發明於左。

少陽乃東方甲木之象。故其脉主弦。此不但初病之

脉乃爾。卽久瘧。正虛脉不鼓指。而弦象亦隱然在內。所以仲景云。瘧脉自弦。由首及尾。脉之屢遷縱不同。而弦之一字。實貫徹之也。瘧邪之舍於營衛。正屬少陽。半表半裏。始之似瘧。非瘧。與後之經年不解。總一少陽主之。蓋瘧發必有寒有熱。其寒熱之往來。適在少陽所主之界。偏陰則多寒。偏陽則多熱。卽其純熱無寒。而爲瘧。瘧溫瘧純寒無熱。而爲壯瘧。要皆自少陽而造。其極偏補偏救。敵亦必返還少陽之界。陰陽兩協於和而後愈也。施汗吐下之法。以治實熱。施和溫之法。以治虛寒。無非欲

致其和平耳。瘡邪如傀儡。少陽則提傀儡之線索。操縱進退。一惟少陽主張。寧不恢恢乎游刃空虛也耶。

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仲景旣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云。弦數者風發。見多熱不已。必至於極熱。熱極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陽愈偏而不返。此未可徒求之於藥也。須以飲食消息而止其熾熱。卽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
嘔。名曰瘧瘡。若但熱不寒者。卽氣內藏於心。外舍
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內經謂其但熱而不寒
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
嘔。名曰瘧瘡。仲景之重引其文。另有妙義。蓋從上
條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抽絲引絮而
出其證。謂弦數之脉。熱盛生風。必侮土而傷其津
液。由少陽而入陽明。兩經合邪。其熱倍熾。倘不能
以飲食消息急止。其熱則移於胃者。必上薰
心肺。少氣煩冤。而心肺病。手心熱。欲嘔。而胃自病。

所以繼之曰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
消燂肌肉。蓋傷寒病三陽合邪。其來如風雨如霹
靂。令人莫當。而瘧之在少陽。苟不入於陰。而但出
於陽。迨至兩陽合邪。亦豈能堪之耶。故知消息而
止。入胃之熱邪。真聖法也。然仲景之法。亦從內經
而得。內經謂瘧脉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又
謂虛者不宜用鍼。以甘藥調之。昌知意中在用甘
寒也。

溫瘧者。其脉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
加桂枝湯主之。內經言溫瘧有二。但先熱後寒。仲

景所名溫瘧則但熱不寒有似瘧瘧而實不同也。瘧瘧兩陽合邪上薰心肺。肺主氣者少氣煩冤則心主脉者陽盛脉促津虧脉代從可推矣。溫瘧脉如平人則邪未合而津未傷其所以但熱而不寒者則以其人素有瘧氣榮衛不通故瘧之發於陽不入於陰。即入而陰亦不受所以骨節煩疼時嘔邪氣扞格之狀有如此者。惟用白虎湯以治陽邪而加桂枝以通營衛。斯陰陽和血脉通得汗而愈矣。在傷寒病衛強營弱衛氣不其營氣和諧者用桂枝湯復發其汗立愈。此瘧邪偏著於陽桂枝湯

藥卽不可用。但用白虎湯。大清氣分之熱。少加桂枝。合陰陽而兩和之。乃知仲景之法。絲絲入扣也。其內經所稱先熱後寒之溫瘧。一者先傷於風。後傷於寒。風爲陽邪。寒爲陰邪。瘧發時先陽後陰。故先熱後寒也。此以風寒兩傷營衛之法治之。初無難也。其一爲冬感風寒。深藏骨髓。內舍於腎。至春夏時。令大熱而始發。其發也。瘧邪從腎出之於外。而大熱。則其內先已如焚。水中火發。雖非真火。亦可畏也。俟其瘧勢外衰。復返於腎。而陰精與之相持。乃始爲寒。設不知壯水之主。以急救其陰。十數發。

而陰精盡矣。陰精盡則真火自焚。灑灑時驚目亂。無精頃之死矣。所以傷寒偏死下虛之人。謂邪入少陰。無陰精以禦之也。而溫瘧之慘。寧有異哉。此亦仲景意中之隱。昌特比例陳情。以爲來學之助。瘧多寒者。名曰壯瘧。蜀漆散主之。瘧多寒者。寒多於熱。如三七二八之分。非純寒無熱也。純寒無熱。則爲陰證。而非瘧證矣。此條又抽絲引絮。卽上條兩陽合邪上薰心肺證中。復指出多寒少熱一證。蓋邪之伏於心下。適在膻中心包之位。心爲陽中之陽。陽邪從陽。尤爲易入。邪入則心虛。經曰心虛。

者熱收於內。內收其熱。并其邪亦收之。不易外出。此寒多之一因也。邪入心胞。都城震動。周身精液。悉力內援。重重裹擷。胞內之邪爲外所拒。而不易出。又寒多之一因也。心者牡藏。故卽以寒多熱少之瘧。名曰牡瘧。用蜀漆散和漿水吐。其心下結伏之邪。則內陷之邪亦隨之俱出。一舉而蕩逐無餘矣。豈不快哉。蜀漆常山苗也。常山善吐。何以不用常山而用蜀漆。取苗性之輕揚者。入重陽之界。引拔其邪。合之龍骨鎮心寧神。蠲除伏氣。雲母安藏補虛媚茲。君主仲景補天浴日之方。每多若此。至

如溫瘧亦用此方。更加蜀漆以吐去其心下結伏之邪。蓋一吐則周身之痺者通而榮衛并可藉以無忤。則又以吐法爲和法者也。其附外臺秘要牡蠣湯一方。同治牡瘧者。又初感病時風寒未清。傳變爲瘧。結伏心下。故方中用麻黃以散風寒。并藉之以通陽氣耳。可見病之途原不一。學者於此一證二方比而參之。以求生心之變化。則幾矣。

論金匱柴胡去半夏加括蕒湯方

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此仲景治少陽病全體大用之一方也。仲景謂虐

邪盛衰出入。必在少陽表裏之間。小柴胡湯乃傷寒少陽經天然不易之法。渴者去半夏加栝蒌實。亦天然不易之法。而施之於少陽邪傳陽明傷耗津液之證。亦爲天然不易之法。蓋渴雖陽明津竭。而所以致陽明津竭者。全本少陽之邪。觀內經刺法。渴者取之少陽。非以其本火之勢。劫奪胃津而然耶。故瘧邪進退於少陽。卽以此方進退而施其巧。柴胡黃芩對治木火。人參甘草扶助胃土。栝蒌生津潤燥。薑棗發越榮衛。若夫勞瘧之病。其本火盛。榮衛衰。津液竭。亦不待言。故并可施此方以治。

之也。

論柴胡桂薑湯

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

一劑如神

此瘧之寒多熱少或但寒不熱非不似於牡瘧而微甚則大不同仲景不立論止附一方且云服一劑如神其邪之輕而且淺從可識矣蓋以衛即表也榮即裏也胸中之陽氣散行於分肉之間今以邪氣痺之則外衛之陽反鬱伏於內守之陰而血之痺者愈瘀結而不散遇衛氣行陽二十五度而病發其邪之入營者既無外出之勢而榮之素痺

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所以多寒少熱。或但有寒無熱也。小柴胡湯本陰陽兩停之方。可隨瘧邪之進退。以爲進退者。如桂枝乾薑則進而從陽。瘧着之邪可以開矣。更加牡蠣以戾其堅壘。則陰陽豁然貫通。而大汗解矣。所以服一劑如神也。其加芩連以退而從陰。卽可類推。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丸。

此見瘧邪不能久據少陽。卽或少陽經氣衰弱。不

能送邪外出。而天氣半月一更。天氣更。則人身之氣亦更。瘧邪自無可容矣。不則天人之氣再更。其瘧邪縱盛。亦強弩之末。不能復振矣。設仍不解。以爲元氣未生耶。而月已生魄矣。元氣何以不生。以爲邪氣不盡耶。而月已由滿而空矣。邪氣何以不盡。此必少陽所主之脇肋。外邪盤踞其間。依山傍險。結爲窠巢。縣官當一指可撲之時。曾不加意。漸至滋蔓難苗。興言及此。不覺涕泗交流。乃知仲景急治之法。真經世宰物之大法也。

再按譚醫者。當以靈素爲經。金匱爲緯。讀靈素而